

在这美好的时节，我们一行人又再次来到了独龙江，回到这个让我们多少次魂牵梦绕的地方。为什么对此地如此眷恋？是因为我们这一行人里，有在独龙江工作了20多年的老李，有30年前在独龙江当了10年兵的老邓，开车的小饶师傅也是十几次进入独龙江。

越野车沿着独龙江公路飞快行驶，扑入车窗的景色，使我萌生一种全新的感触。沿途的风景历历在目，恍如隔世，只是，不变的是风景，变化的却是工程建设带给独龙江的新气象。如今，柏油路已经连通，高黎贡山隧道已经打通。独龙江公路边上，初雪落在草茎上，草的青黄、水的清凉、雪的洁白、树的黄红交相辉映。我们醉在自然景色里，想起以往进入独龙江的艰辛，再想到现在交通如此便捷，不由得感慨，独龙江变了，实在令人振奋！

刚到回头湾，车尚未停稳，帮扶办的同志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介绍起上海市对口帮扶的情况。他指着对面山坳里兴奋地说道：“看，那片新房，就是上海民委的对口援助资金修建的！”

独龙江从跨越中走出来，又走向新的跨越。昨日原始落后、苦楚辛酸的山村，如今是那么绚丽、那么鲜亮、那么明媚。独龙江两岸，既现代化又保持着民族性的村寨随处可见，小康不再是独龙人难以实现的梦想。

说话间，我们来到普卡旺，山风拂过，河水潺潺，步行的栈道掩藏在青山中，休闲的亭子、戏水的平台、宽敞的停车场，令人眼前一亮。在上海民宗委沪滇对口帮扶下，为村民建了两栋房子，一栋用于安居，一栋用于旅游接待。村里的一位阿姨告诉我，这几天她家的客房天天有人住。来到龙元，村民已大部分搬进新房。进入一户农民家中，沙发、电视柜、冰箱一应俱全，窗帘用的是自己编织的独龙毯，显得颇具民族特色。女主人骄傲地告诉我们，家具是用她们家卖苹果、花椒的收入，花了8000多块钱从县城买来的。来到迪政当村，整个村的布局充满了现代感，房子一幢靠着一幢，一样的造型、一色的外墙，在骄阳的映照下，村庄显得那样美丽。村公路是一条用水泥建成的宽阔的平坦大道，一条小溪穿村而过，形成了青山环

抱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。村长介绍说，村寨的建设打破了原有土地的格局，但村民都很支持，靠自己的双手和建筑队的工人一起把一幢幢新房建起来。

在去巴坡村的路上，老邓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在独龙江当兵的往事。在马库村，一个独龙族小女孩误食了野生芭蕉芋而中毒，父母亲都以为女孩死了，准备下葬，老邓赶到，摸到女孩的脉搏还有微微的跳动，连忙喊来卫生员救了小女孩一命。女孩父母亲跪着说，老邓就是女孩的再生父母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小男孩在独龙江边玩耍，被山上滚下的木头

砸伤了大腿，卫生员和老邓及时赶到，卫生员一看到皮开肉绽、露出白骨的小男孩的腿，就因为晕血症昏倒了，老邓只好简单包扎后抱着小男孩跑到卫生所，救了小男孩一命。这样的故事，在老邓10年独龙江军旅生涯中不胜枚举。来到巴坡村的部队老营房前，眼前的这幢老营房就是当年老邓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建造的。30年过去，重回营地，怀念老战友的心情可想而知。老邓轻轻抚摸已陈旧的门窗，眼眶里含着泪水。看着老邓的背影，镌刻在独龙江巴坡老营房上那句被一代代边防军人践行的话——“扎根独龙江、一心为人民”，让我感慨颇深。

日影西斜，我们来到了老县长家，正巧媒体采访团来到独龙江采访老县长的事迹。温暖的火塘边，老县长和记者们讲述了独龙江发展的艰辛历程。说到独龙江的发展巨变，老县长脸上露出了笑容。火塘边，乡亲们开始唱歌，那飘逸出的歌声，像一支深情的赞歌，像一首优美的情诗。这是一个民族发自内心对祖国母亲的感恩。这歌声在苍穹和峡谷中回响，在独龙江群山夜空中回响，在奔流的独龙江里回响，在独龙人的心灵深处回响。

离别总是让人伤感，我们一步三回头。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烘托了独龙江的厚重，群山被绵绵细雨浸洗得青翠欲滴。仁立在独龙江开昌瓦广场上，看到了被设计成飞鹰形象的独龙族博物馆。鹰击长空，独龙人将和全国人民一道，用艰苦奋斗的精神谱写更加美好幸福的明天。

二

在徽州的日子，我读到了一册有关徽州的诗词选集，其中有两首描写黟县的诗作，都是用高远、空灵而又描绘现实的笔法，表达了对这片神奇土地风淳俗美的钦慕之情。一首是南唐诗人许坚的《入黟吟》：“黟邑桃源小，烟霞百里宽；地多灵草木，人尚古衣冠。市向晴时散，山经夜后寒；吏因民讼简，秋露霜薄湾。”另一位诗人——南宋的陶庚四，是陶渊明三十代孙，步履先祖遗踪，出游遍览山水，至黟南淋沥山，爱其山水奇胜，风俗淳古，遂卜宅居之。其《卜宅》云：“卜宅南山下，依然气象新；地钟淋漓秀，俗爱古风淳。怀德多君子，论交有善人；故乡今不问，从此结茅邻。”有意味的是，两位诗人所推崇的“吏闲民讼简”、“怀德多君子”的境界，道出的都关乎文化追求、文化精神，这样的梦往神游美得如同时光的叹息。

我们在婺源县城寻访熹园时，意外地遇到一条“锦屏路”。这让我这个从贵州省锦屏县来的游客，在心里萌生出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情愫。走过去看看，这条“锦屏路”不仅绿树成荫，景致宜人，而且一端靠近婺源县政府，一端与“才士大道”相交，并连通“朱熹大道”，繁华而雅致。我向当地人请教，这“锦屏路”是否与明清时期婺源木商到“苗疆”锦屏贩木有关？他笑着说，保存在婺源博物馆的地方志和族谱有很多关于婺源木商“贩木苗疆”的记载，但不知道“锦屏路”所指的是否有纪念徽商与锦屏县的关系，就算巧合，也是历史与文化的巧合，是缘分。

徽商与大西南崇山峻岭中的贵州省锦屏县，确实有缘分。

徽州流传的一首民谣唱道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。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。”徽州自古地少人众，据康熙《休宁县志》记载，“徽州介万山之中，地狭人稠，耕获三不赡一。”明清时徽州民生之计实在艰难，“大抵徽州，人十三在邑，十七在天下”。徽州男儿奔向南地北，智慧谋生，艰辛经营，磨砺出一部部漂泊异乡的心灵史，也逼出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浓墨重彩书写的徽商。当锋锐的日子被生活磨钝，当苦欢与甜愁浸透眺望乡关的一个个日子，人们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变得更丰厚，更深沉。这样的含泪歌唱，安抚了生活，抚慰了那些颠沛流离的生命际遇。

徽商的影响力，徽商精神的播撒，在贵州省清水江流域的苗村侗寨，早在三四百年前就有了回应。

清水江中下游锦屏县的古代木商码头“卦

一个普通家庭的70年

□余继聪（彝族）

幢茅草房里。每当雨季来临，真的是凄风苦雨愁死人。那时候，家里面摆满了水桶、口缸、瓶子、坛罐、脸盆，叮叮咚咚，哗哗啦啦，接屋顶漏下的雨水。不一会儿就接满了，得赶紧舀出去。屋外暴雨如注，乌云滚滚而来，全家人内心都十分绝望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家的日子就翻了身。1983年冬天，我们家盖了4间崭新的大瓦房，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，一家人欢欢喜喜入住。很快地，村村寨寨的人们也都陆续盖了大瓦房。但是瓦房经风吹日晒雨淋，每年雨季一来，也还是会有一两处漏雨，还是得为接漏下的雨水发愁。

紧接着，我们家又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。乡亲们每天吃完晚饭，就早早来到我们家等着看电视剧。那时候播放的电视剧是《霍元甲》《陈真》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等，大家都很喜欢看。不久，我们家又买了录音机、缝纫机、沙发，父亲还买了上海牌手表，并先后买了永久牌、飞鸽牌两辆自行车。而这些东西，很快就在我们村和附近村寨流行起来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我们家在村里又率先盖了一幢两层的砖混结构的小楼，每层100平米，并且刷了石灰，再也不用为下雨发愁了。在以前，每年过年前，为了美观和营造喜庆气氛，我们小孩子常常挑着木桶，扛着锄头，去离我们村几公里的红土坡村的山坡上挖白泥巴，挑回来刷墙。那时候，老家乡间，没有人买得起石灰刷墙。



三

治”，词语意为“订立契约的地方”。卦治老码头的对岸有一篆刻于清嘉庆二年（1797）的石刻，名“奕世永遵”，为清水江古代木材贸易鼎盛时期势力最大的“三帮”会同上游“山客”与卦治“主家”协议而刊，而当时牵头订立这一“江规”的就是徽州木帮。碑文为：“徽（安徽）、临（江西临江）、西（陕西）三帮协同主家公议，此处界牌以上，永为山贩湾泊木植，下河买客不得停癖。谨为永遵，毋得素占。嘉庆二年季春月穀旦立。”碑文刻在河边一块巨石上。这一江规，把一块石头、一个村庄与一条江紧紧拴在历史的某个层面上。此石壁“江规”，规定了“山客”与“水客”的经营范围，“上河”与“下河”的权属以此为界，对解决清水江木材贸易纷争起到了强力规范作用，同时把徽州木商倡导的“诚信、生态、礼法、和谐”理念深深根植在“苗疆”大地。此后200多年，这一“江规”，在清水江流域社会治理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这里，不息的江水依旧回荡着清水江木商文化的沉响。

一路走来，青山、绿水、村居、古树、古建筑、井泉、碑刻、楹联、名匾……婺源的美，平和中透出质朴、原生的随性与天然，这些时光润物无声的流淌和呈现，本身就是岁月的一种竣成。

“古树高低屋，斜阳远近山。林梢烟似带，村外水如环。”前人倾赞徽州古村落的这首诗，是篁岭的写照，有宏村的魂魄，藏西递的灵气，闲适的吟咏，恬静的意境，直叫人疑心是生活在现实中，还是梦幻里？

三千繁华，弹指刹那。路过徽州，我在且行且醉中完成了对徽州的一次精神仰望，也是徽州时光对我人生旅途的一次拣选。

虽然我是第一次走进徽州，也走近了黄山，但我没有去登黄山。徽州之美，太多，太重，太浓，已经让我短短三天的行期无法承载。遥想400多年前，倾尽一生才情写了“临川四梦”的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曾经慨叹：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”。而今天，我一介匆匆行旅，在黄山脚下的一间茶肆，于氤氲茶香中，听到徐霞客当年夜宿黄山与长老霞光叙茶的故事。长老的茶自然有仙风道骨的韵味，徐霞客把盏同茶问茶，长老说：“登山不忘山，品茶莫问茶。”徐霞客答道：“好茶莫问，莫问好茶。”由此成就了一番佳话。“双霞”悟茶，予我却是另一种暗示：来黄山不登山，进茶馆不喝茶，那些美的风物人事，它们的前世今生，我只能相忘于江湖了。

我离开徽州那天恰逢立秋，婺源县篁岭古村又迎来一年一度的“晒秋”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辣椒、玉米、瓜菜，被隆重地请上家家户户的“晒台”，有的还铺成各种写意图案，接受阳光、风和时间的赏阅。在飞驰的高铁上，看着窗外一帧一帧迅速向后收卷的画境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徜徉在徽州忙碌而又安静、平和的日子，那种醉氧似的晕眩又袭上心头……

二伯父、三伯父都是生活观念与时俱进的人，九十年代末就都在村里开了小商店，都买了摩托车。十几年前，他们又买了老年代步车，开车进城卖菜或者进货。

以前，我外婆所在的城北下苏村，周边还是一片荒芜。早在十几年前，这里统一建盖了安置小区，城市化了。公交2路车站就在舅舅家门口，公交5路车站就在舅舅家房后。下苏村原址以及后山，建成了彝族太阳历公园，周围建成了彝人古镇，白天晚上都是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。

2010年前后，我们村和附近几十个村子被拆迁，偌大的城东乡野、城南乡野、城北乡野，迅速地城市化。很多人都领到了拆迁补偿款，开上了汽车。这两三年，许多村子的拆迁安置小区已经建盖起来，都是整齐、簇新、漂亮、高大的一幢幢小洋楼。2012年冬季，大家相继搬迁入住崭新漂亮的安置小区房，用上了自来水。

这一切，是我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那一辈人想都不敢想的。那时候，长辈们最大的梦想，就是让我们好好读书，跳出农门，进城生活。我们自己的梦想，也是如此。

现在，不用“跳出农门，进城生活”了。城市生活来到了我们老家的村村寨寨。崭新的、宽广的东兴路、雄宝路、阳光大道、东升路，把我们城东一带的一二十个村子像一个个南瓜一样串起来，亮晃晃的街灯，一直排列到我们村，2路、4路、5路、15路、16路公交车，开到了我们村里。其中，4路、15路、16路公交车，直接把我们村当成了终点站。村里人进城、回家，极其方便。

以前我到乡中学读书，要徒步走十几公里，家里又穷得买不起雨伞雨衣，常常是顶着骄阳、淋着雨，在泥土路上来来去去。现在，宽敞美丽、摩天大楼般的思源学校，就建在我们村旁，从幼儿园到初中都有，读书不用出村了。

当然，拆迁也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乡村原有的宁静。但是，它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生活便利，我们需要进一步绿化这片家园，保持这片土地的清洁，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

四

瑰宝。它不仅有木本茶叶的清香，还特有自己的回甘味。藤茶富含黄酮素，是医药中的宝贝，具有软化血管、恢复动脉血管弹性、改善血管通透性的作用，难怪这里的人们都那么爱饮藤茶。

还有很多东西，比如野芹、青蒿、白蒿、水养等，都是不得不采的。它们嫩绿、鲜香，能让你心痒心动吗？下到田里，去逮几条野鳝，与野芹烹制，那可是神仙也难享受到的美味呀。用青蒿拌上糯米、野葱、豆干、腊肉、花生、核桃等，蒸成土家社饭，在春社日祭祀祖先，更能让你饱餐一顿。用白蒿、水养分别做成蒿子粿粿、水养粿粿，那色、那香、那味，无时无刻不诱惑着你。

这是采挖的最佳时节。是的，竹笋不能不挖，折耳根不能不挖。从竹林边走过，那刚刚露出头来的笋尖，散发出嫩嫩的馨香，一下子就将你牵引过去。那笋刚从壳中剥出来时，白白的，嫩嫩的。折耳根刚冒出紫色的星星点点的嫩叶。野葱也不能随意放弃，它们全身都是宝呀！你只要伸出锄头一挖，那浓浓的香味立马就会四散开来。洗净沥水，趁鲜炒着吃，口感鲜美、香气扑鼻；晾干后，入坛腌制，又另有一番风味。

大山赐予的东西实在太多，多到你目不暇接。这让人回想到从前，那时候，人们饥肠辘辘，大山的馈赠应对不了人们的索取，大山里的东西天天被人采撷得几无可采。两相对照，已成天壤之别：以前的采掘是为了果腹，是为了生存，而如今的采掘，却是为了美食，是为了健康，是为了生活质量。

是的，在这里，你只要走出家门，就能一路把春香采撷回家，把快乐采撷回家，把不一样的生活采撷回家。

时间的玫瑰

□杨秀廷（苗族）

北纬30°，慷慨的阳光和东南季风带来的充沛降水，把夏末秋初的徽州点染得天蓝水碧、烟云荡漾。怀着探访“水路三千里，木商六百年”古风遗韵的憧憬，我在这样的时节，从云贵高原的“古苗疆”清水江畔，走进画意里的徽州、文脉中的徽州。

有人说，沐过徽州有颜色的风，走过徽州有故事的寻常巷陌，心间自然生长出对徽州的惦念。

初到徽州，我对徽州“一府六县”的文化风物充满了好奇，我像一个开蒙顽童，板着指头，“歙县、黟县、绩溪、婺源、祁门、休宁”，一个个读过去，意愈浓，便有了识认“歙”、“黟”这些字的愉悦，也慢慢体悟到，徽州的博大恢弘，需要心怀虔敬的凝视，更需要从多个视角加以仰视。

一

历史对徽州的青睐和深情，浸润在亦贾亦儒的徽商风骨中，雕刻在木石青砖的细节间，蕴藏在村落、街巷、民居古色古香的气韵里。

走进歙县的“徽州古城”，仿佛一脚迈进千年的历史隧道：气势雄浑的古城墙，集古民居、古街、古井、古牌坊于一体的斗山街，融“徽州古建三绝”之大成的徽园……这些陌生而新鲜的景致，展陈其间或繁复或简约的镶砌、榫接、镂雕、堆塑工艺，经视听路径摄入我的心魂。那些雄浑沧桑的历史记忆、典雅温暖的人文光晕，扩展了我这个远客对古徽州建筑与历史、艺术与生活、创新与传统的畅想。

时空要阻隔一个人抵达历史现场太容易，但是要遮蔽一个自由的心灵寻找历史脉理、寻味文化符号的向往却很难。

我们苗族的文化传统认为，万物皆有灵魂、有情感，人们取用自然资源应遵循法度，以敬惜为本。在徽州，我发现，木雕、石雕、砖雕是有温度的，热烈地展示着流逝与永恒。许多前朝往事寂寂无声，唯有时间的玫瑰依旧盛放。

站在婺源博物馆一件件精雕细刻的木雕、石雕、砖雕前，我除了惊讶就是赞叹，只觉得在这些被赋予了灵性和温度的建筑构件中，时光失去了行走的力量。在我的家乡，人们称赞心灵手巧的绣娘，不是说她的绣品多么生动传神、巧夺天工，而是说“绣娘看到了天上的路”。我相信，那些雕刻师也是看到天上的路的。

在歙县，白墙青瓦的徽派建筑，宁静悠远的青山绿水，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美不自美，因时而彰，因境而新。我尝试着把这里的时间和空间，在想象中重新进行镜头组接，不经意间，我的思绪触碰到了时空转换的

